

孙犁组建的“学生军”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



侯军

在《天津日报》创刊之初,孙犁就和同事们合力创办了“文艺周刊”。办副刊,首要任务就是建设自己的作者队伍。“文艺周刊”培养作者的第一步是集中精力和心血,开掘和发现工人作者。在这方面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孙犁就把目光放远开去,瞄上了数量庞大、潜力无穷的学生群体。

孙犁先生办刊重视学生群体,并非自“文艺周刊”始:早在1946年他在冀中区创办《平原杂志》时,就把学生纳入到刊物的目标读者之中。在《〈平原杂志〉征稿启事》中,他就写明:“杂志的主要对象为广大农民、区村级干部、中学高小学生、小学教师。”在第二期的《编辑后记》中,还专门写道:“我们欢迎中学生小学生同志们经常把你们的日记作文寄给我们。”可见,在孙犁办刊的理念中,从来就不曾忽略过凝聚学生读者和培养作者。

在“文艺周刊”推出近两年之际,孙犁写下了一篇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的宣示性文献,即《祝一九五一年》的创作。在文章中,孙犁写道:“应该特别提起的,在今年我们希望能选登学生的创作。在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天津同学们表现的青年卫国的高贵的品质,已经形成一篇壮观的史诗,在这一运动里,他们增加了对文艺的爱好,写作的热情和要求……他们应该把这满腔热情,形成文字,并且在刊物发表。中学和大学的文艺小组,已经是普遍的组织,他们热情地学习写作,我们愿意和这些文艺小组取得工作上的联系,帮助他们发表作品。”(《孙犁文集·补订版·卷五》第412页)

孙犁这段话,不是随便一说的。他和同事们立即把这设想付诸行动。短短几年时间,“文艺周刊”的版面上,陆续出现了一批新锐作家和作品,择其要者,简列如下——

若刘绍棠,先后刊发了《秋》《暑》《修水库》《摆渡口》《大青骡子》《运河滩上》《十字路口》《槐花夜奔》《布谷鸟歌唱的季节》等一系列新作;

若从维熙,先后刊发了《红林和他爷爷》《老菜子卖鱼》《七月雨》《红旗》《社里的鸡鸣》《合槽》《故乡散记》《夜过枣园》等新作;

若房树民,先后刊发了《秋天》《年底》《麦秋》《爱国售粮》《深秋之夜》《花花轿子房》《渔婆》《九月的田野》等作品;

若韩映山,先后刊发了《高洗子》《鸭子》《苑苇和小芝》《凤儿的亲事》《瓜园》《两条道路》《冰上雪花飘》《船》《兰燕娘》《姊妹们的信》等作品。

上面这四位作家,曾被一些评论家誉为“孙四杰”,也有人称他们为“文周四俊”,还有人将他们称作“荷花淀派”的四大主力。诸多说法,皆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几位作家确实是从“文艺周刊”这块小小的苗圃中脱颖而出,并迅速走向了更大的文化空间。他们本人,也一直对孙犁先生执弟子之礼。这种文坛上少见的“成批量级”的新人新作辈出的现象,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艺大观园中一道亮丽而耀眼的风景。

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上述四位新锐作家,当其把自己的文学新作(且大多是处女作),投寄给“文艺周刊”之时,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都是学生——刘绍棠是北京通州潞河中学的学生,从维熙是北京市立师范学校的学生,房树民是通县中学的学生,韩映山是河北保定中学的学生。

试想一下,当这些尚在求学阶段的十几岁的少年,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把自己稚嫩的文章,托付给一个遥远的报纸副刊时,他们的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文学的大门会就此为他们敞开,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会就此为他们铺展开来,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将就此而彻底改变……

刘绍棠无疑是这批少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在“文艺周刊”初登文坛时,年纪只有十四五岁,由于他连续在这块苗圃中开花长叶,结成累累硕果,很快就在全国文学界引发“现象级轰动”——有人统计过,从1951年9月至1957年春天,他在“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在十万字以上。他还没有从中学毕业,作品已经被收入中学课本;中学一毕业就被保送到北大读书,也是没毕业就到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去了。那是他的“高光时刻”,他被誉为“神童”,成为无数青年文学爱好者推崇的偶像……

刘绍棠日后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对孙犁和“文艺周刊”充满了感念之情:“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刘绍棠:《忆旧与展望》,见于1983年5月5日《天津日报》)

从维熙在后来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也和刘绍棠相似,他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我首先结识的是孙犁的作品,他小说和散文那种清淡如水的文字,曾使我如醉如痴。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产生于童年的乡土,那么孙犁的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我的小小

说处女作,是在他主持的‘文艺周刊’上萌芽出土的……”(从维熙:《荷香深处祭文魂》,《回忆孙犁先生》第91页)

韩映山是从《天津日报》上读到连载的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接着又读到了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等人的新作,萌发了创作的欲望和激情。1952年,他这个17岁的中学生大着胆子,把自己的两篇小说习作投到“文艺周刊”。“天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艺周刊’竟连续都登了……”(韩映山:《饮水思源》,见于1983年5月5日《天津日报》)

相比之下,房树民的文学创作,“星光闪耀”的时间较短。但是,他后来调到《中国青年报》后,转而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到了编辑工作上。他延续了孙犁作为编辑的“红烛事业”,走出了另外一条承继先贤的文字生涯。

七十多年后,回望当年,我们不能不钦佩孙犁先生的远见卓识——文学评论界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几位成功的少年才俊身上,却往往忽略了孙犁先生当年组建“学生军”的最初动议,以及从动议提出到逐步落实的全过程。而今,当我们把孙犁先生重新定位为一个人,重新梳理和探究他的办刊方略时,才算更清晰地梳理出一条他从萌发到逐步成型组建“学生军”的发展脉络。设想一下,假如当初没有孙犁的率先谋划,或许就不会有后来“文周四俊”的勃然生发,至少,他们的成才路径不会如此相近如此顺畅如此辉煌。

事实上,孙犁先生组建的这支文学创作方面的“学生军”,并非只有这四位才俊,他们只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查阅早期的“文艺周刊”,我们会发现这支“学生军”,除了“四俊”之外,还有相当强大的后备力量,可谓基础雄厚,梯队迭出——与上述“四俊”几乎同时冒头的,还有天津师范学校的安树勋、武昌中学的魏锡林、安国中学的苑纪久、邢台中学的青林;稍晚一些的还有南开大学的冉维舟……

这些学生作者,都可以说是孙犁先生开发学生作者资源的战略安排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当年“一时群星灿烂”(孙犁语)的“文艺周刊”作者群中,一颗颗绚丽夺目的新星。他们虽然后来走向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还坚决地自称为孙犁的弟子”(鲍昌语)。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孙犁到了晚年,一再申明乃至辞谢自己对这些少年才俊的“培养”之功,他做过非常具体的说明:“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孙犁《成活的树苗》,《编辑笔记》第62页)此后,孙犁又写了一篇《谈名利》,再加深论,其用意是强调“作家成才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太科学。”不过,当我在重读孙犁此文时,却对文中一大段论及植物生长的文字,感触颇深,不妨引述在此,以佐论题——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兢兢于立,风摧之而雷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之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涎之欣伐,顽童之割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编辑笔记》第73-74页)

这段话说得真好——倘以植物喻人,以苗圃喻刊,则孙犁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园丁”,“文艺周刊”亦无愧于一个出色的苗圃:按成活率和成材率来计算,他们皆应是彼时当之无愧的“文苑翘楚”!

在很长的时间里,坐落在泰安道和浙江路交叉的安里甘教堂,和周围不同时期建成的建筑挤在一起,做过工厂车间、办公用房、杂物仓库。走过泰安道一侧,能看见青砖的墙面和高耸的尖顶,显得十分神秘,人们不禁会问,这里曾经是教堂吗?

这里原是天津城南的荒地,小河西支纵横,开垦利用价值不大。清朝诗人梅成栋《过贾口南行即景》一诗写道:“市尽寒波见,参差露菜田。三秋芦絮地,一梦柳花天。”1860年,天津开埠,这里纳入英租界。1893年,英租界工部局将这块沼泽地的使用权给了教会,教会逐渐填平水坑,并筹划建设教堂,除了本会逐年支持的资金,还接受了社会捐赠。《大公报》1902年12月24日消息称:“礼拜六晚,旅津西国士女多人在戈登堂内演戏,所得之银钱悉作添造安立甘堂之用。”1903年,教堂落成,因为译音的缘故,当时多称为安立甘教堂。

安里甘教堂隶属于圣公会华北教区,京津两地的圣公会协助政府做了很多社会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赈灾救济。1915年6月,为救助肃宁、任邱、河间、文安、大城、新安、霸县、雄县8县灾

民,北京圣公会会长英国人胡士伟发出“求救书”,号召社会各界为捐助,捐款送至象房桥安立甘医院瑞瑞医生代收或至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存人指定账户,并特别说明收支明细可随时查阅。1920年12月22日,在天津华洋义赈会会议上,安立甘会提议在河间、肃宁、献县等处用以工代赈法兴办实业,向华洋义赈会借大洋五千元,转年4月归还,得到许可。同月29日会议决定:“交由圣公会同安立甘堂及伦敦教会高粱二百吨,散放于献县南部未受赈济地方,又散放于河间高粱一百吨,棉衣一千件。”1936年,北平安立甘教会培女士在东直门内后永康胡同六号租房屋一所,收容无家可归的白俄妇女并培训生活技能,使其将来能独立谋生,避免流浪,可使市面上的白俄乞丐逐渐减少。英国大使馆为支持此慈善活动,特致函公安局请辖区警署予以协助。二是参加禁毒活动。1918年12月,中英美三国政教报各界名流组织的万国禁烟联合会成立,公举安立甘会培女士为会长,会址设在东城菜厂胡同小南湾子。其宣言书称:“窃维南北用兵,内政疏懈,鸦片厉禁因而废弛。奸民射利,蠹吏渔利,鸦片之贩运、烟苗之种植全国领域无之,南北兵氛烟花遍野。且吗啡一物为害更烈,毒行之速百倍鸦片,奸民贩运亦复不少。呜呼!长此不禁必致人民贫弱,国难危急。本会同人或属国民兴亡有责,或为外邦友谊所关,坐视危殆居心不忍,故组织此会,扶助政府扫净恶毒。”

1897年前后,安里甘教堂自米尔斯与施坦班克铸钟厂定制铸的铜钟运抵天津。该厂成立于1870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铸钟厂,曾铸造了很多举世闻名的铜钟,如美国费城的自由钟、英国泰晤士河畔伊丽莎白塔上的大本钟。铜钟悬挂在安里甘教堂的钟楼上,作用却不仅是报时。在英租界没有设置火灾报警装置时期,每当界内发生火灾时,这口钟便鸣钟示警,召集管理机构民众进行救援,并且沿用多年。可以说,这是一口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钟。

也许是祝融怒于铜钟,一把火竟从钟楼烧起。1935年5月18日下午3时许,工人修缮教堂操作不当,引燃钟楼。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越过教堂对面的英领事官邸,点燃了开滦矿务局后楼,开滦的火再度传播,点燃了百米外海河边日本大阪仓库存放的二百多件弹药。闻讯赶来的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消防队以及美军十五连的士兵奋力扑救,至晚7点将火扑灭。火灾烧毁了安里甘教堂、开滦

车房和医药房、大阪仓库货物,损失共达七八十万元,无人员伤亡。详尽的火灾情况并非源自三不管的评书,而是《新天津报》的新闻。购买了全额保险的安里甘教堂,火灾后迅速重建,第二年6月,铜钟复位。

安里甘教堂旁的建筑曾是实业家周学辉的住宅,即今61中学临泰安道的校舍,原貌重建后能看出当年的豪华。一次,曹禹先生和方纪刚过此地,他指着这座楼确认《雷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后来,他又说:“某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情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一下他们住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1984年,为拍摄电影《雷雨》,孙道临到天津采风,对泰安道两侧的建筑赞不绝口,并称能够到《雷雨》故事的发生地体验生活,感到非常激动。周家的宅子是《雷雨》的借用场景,那么话剧第一幕中教堂的钟声、合唱声、大风琴声一定是来自安里甘。曹禹对周家很熟悉,安里甘的钟声应该是早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在《雷雨》创作之时便首先敲响了。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更经过了百余年来艺术的浸润,这座神秘的小楼转身为艺术中心。人们可以在钟楼下欣赏茉莉亚音乐学院师生优雅的琴声,倾听北洋合唱团青春的歌声,也可以在闲雅的午后,坐在咖啡桌边,沐浴着尖拱窗洒进来的暖阳,倾听建筑的述说。曾经神秘的小楼,已成为津门文商旅融合打卡地,像这座城市一样,敞开心扉,欢迎八方来客。

安里甘教堂,我们看到它的整个风格,外表呈现的是一种哥特式教堂,或者说是一种更加符合像英国的这种乡村式教堂的一个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窗户上面这种拱,都是这种尖拱。你会发现这种尖拱的元素,在它整个的外观上无处不在,因为尖拱会带给人一种更加强调向上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整个教堂看起来,它就有一种往上的升腾的劲势。

步入安里甘教堂内部,整体装饰低调典雅,木质坡屋顶,室内有中厅及侧廊,粗壮的圆柱与圆拱组合,中厅与侧廊之间用尖拱券分割,细节精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历经时代更迭,瑰丽夜色中,曼妙的音符空灵,安详,直抵人心。曾经沉寂的建筑也脱胎换骨,充满人文魅力,焕发出崭新的风采,留存无限的时光里。(节选)

安里甘教堂,我们看到它的整个风格,外表呈现的是一种哥特式教堂,或者说是一种更加符合像英国的这种乡村式教堂的一个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窗户上面这种拱,都是这种尖拱。你会发现这种尖拱的元素,在它整个的外观上无处不在,因为尖拱会带给人一种更加强调向上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整个教堂看起来,它就有一种往上的升腾的劲势。

步入安里甘教堂内部,整体装饰低调典雅,木质坡屋顶,室内有中厅及侧廊,粗壮的圆柱与圆拱组合,中厅与侧廊之间用尖拱券分割,细节精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历经时代更迭,瑰丽夜色中,曼妙的音符空灵,安详,直抵人心。曾经沉寂的建筑也脱胎换骨,充满人文魅力,焕发出崭新的风采,留存无限的时光里。(节选)

那天在小区外见到太平鸟后,一连几天,路过那片林带,我都要驻足寻找一番。我喜欢看太平鸟在沙枣树上啄食果子,轻盈地飞,啾啾地叫,清脆明快的声音在不停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彼此衷情。我还刻意观察了太平鸟,虽然知道它耐寒能力很强,还是会担忧这些小精灵们冷不冷,晚上会在哪里度过这寒冷的长夜。

查过资料,太平鸟生性不会在树洞和地洞做窝,每到冬季寒冷的夜晚,总是大群聚集在一起,个儿挨个儿相互取暖,抵御寒冷,同时还可以有效防范天敌的袭击。这让我少许心安。太平鸟不容易接近,警惕性很高,稍有异动便立即飞走。我很多都想用手机拍一张太平鸟的特写,也许脚下积雪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总不能让如意。

去年深秋时节,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久违的太平鸟了。心念一动时,眼前便似乎看见了,红瓦掩映,树影婆娑,一群美丽的太平鸟煽动双翅,落在缀满了累累果实的忍冬枝头。其中一只选中了最鲜红的一颗浆果,墨色的喙嵌着鲜红的浆果,相映成趣,尽显自然造化之美。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满庭芳

第五一四五期

走到一片林下,飞来了一群鸟儿,落在林中的几棵沙枣树上。心里猜度,是麻雀还是太平鸟?应该不是太平鸟,前年在这里见到这种鸟儿,是入冬后的一个雪晨。

鸟类对生态环境的优劣特别敏感,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利用鸟类作为监测大气的飞行哨兵。多年来独山子实施绿化亮化工程,街面小区的绿化带里,栽了不少果树。开春后,到处都有了漂亮的李花、杏花、海棠花、沙枣花、金银花。夏季结出的果子,玲珑剔透,红艳可人。是鸟儿敏感地感知了这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说明鸟儿也很在意,各类鸟儿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迅捷的身影和啾啾的叫声,都在宣告着鸟儿快乐的日子就在人们的生活中。

冬日的独山子,银装素裹。还在那片林子里,有一群鸟儿在欢快飞舞。远看以为是麻雀,肉墩墩、胖乎乎,站在沙枣树颤巍巍的枝条上。与麻雀的鸣叫声不同,走近一点儿观察,这是一种小型鸣禽,一身葡萄灰褐色的毛,头部栗褐色,头顶有一簇细长的毛,这簇毛,若用东北话说,很拉风。一条黑色贯眼纹从嘴角经过眼睛直到头顶,翅膀上有白色条纹,末端有红色斑点,尾尖是黄色的。这些鸟儿有的在枝头沐浴阳光,有的在枝头或地面上享用果实,不时还啄上几口白雪。这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小精灵”,给冬日带来了别样的景致。

在冬季,独山子常见的鸟儿除了麻雀、乌鸫,近年来又多了太平鸟。这憨态可掬,身上长着葡萄灰褐色毛的“小精灵”,就是太平鸟。

其实,初识太平鸟,是在克拉玛依九公里的一片芦苇地里。一群又一群地在芦花飞扬中起落,那一幕,使这种鸟儿沾了仙气。太平鸟在芦苇丛中起

落,肯定是将这里暂做了长途迁徙的歇脚地。

喜欢太平鸟,还包括这鸟儿寄寓了美好愿望的名字。明代王鏊有诗《太平鸟》,就是以鸟名起句:“有鸟有鸟名太平,平时时节方来鸣。”

我在独山子工作历两年,入冬时节,会有越来越多的鸟类来独山子越冬。还会在公园和林子里沙枣、忍冬、海棠等挂着干果的树上,见到成群的太平鸟,栖息枝头,迎风鸣唱,那古灵精怪的鸣声极其轻柔。

在中国,太平鸟属于旅鸟和冬候鸟。这种鸟儿常常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

行走天山南北(十三)

行走天山南北(十三)

行走天山南北(十三)

行走天山南北(十三)

行走天山南北(十三)

车房和医药房、大阪仓库货物,损失共达七八十万元,无人员伤亡。详尽的火灾情况并非源自三不管的评书,而是《新天津报》的新闻。购买了全额保险的安里甘教堂,火灾后迅速重建,第二年6月,铜钟复位。

安里甘教堂旁的建筑曾是实业家周学辉的住宅,即今61中学临泰安道的校舍,原貌重建后能看出当年的豪华。一次,曹禹先生和方纪刚过此地,他指着这座楼确认《雷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后来,他又说:“某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情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一下他们住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1984年,为拍摄电影《雷雨》,孙道临到天津采风,对泰安道两侧的建筑赞不绝口,并称能够到《雷雨》故事的发生地体验生活,感到非常激动。周家的宅子是《雷雨》的借用场景,那么话剧第一幕中教堂的钟声、合唱声、大风琴声一定是来自安里甘。曹禹对周家很熟悉,安里甘的钟声应该是早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在《雷雨》创作之时便首先敲响了。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更经过了百余年来艺术的浸润,这座神秘的小楼转身为艺术中心。人们可以在钟楼下欣赏茉莉亚音乐学院师生优雅的琴声,倾听北洋合唱团青春的歌声,也可以在闲雅的午后,坐在咖啡桌边,沐浴着尖拱窗洒进来的暖阳,倾听建筑的述说。曾经神秘的小楼,已成为津门文商旅融合打卡地,像这座城市一样,敞开心扉,欢迎八方来客。

安里甘教堂,我们看到它的整个风格,外表呈现的是一种哥特式教堂,或者说是一种更加符合像英国的这种乡村式教堂的一个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窗户上面这种拱,都是这种尖拱。你会发现这种尖拱的元素,在它整个的外观上无处不在,因为尖拱会带给人一种更加强调向上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整个教堂看起来,它就有一种往上的升腾的劲势。

步入安里甘教堂内部,整体装饰低调典雅,木质坡屋顶,室内有中厅及侧廊,粗壮的圆柱与圆拱组合,中厅与侧廊之间用尖拱券分割,细节精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历经时代更迭,瑰丽夜色中,曼妙的音符空灵,安详,直抵人心。曾经沉寂的建筑也脱胎换骨,充满人文魅力,焕发出崭新的风采,留存无限的时光里。(节选)

那天在小区外见到太平鸟后,一连几天,路过那片林带,我都要驻足寻找一番。我喜欢看太平鸟在沙枣树上啄食果子,轻盈地飞,啾啾地叫,清脆明快的声音在不停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彼此衷情。我还刻意观察了太平鸟,虽然知道它耐寒能力很强,还是会担忧这些小精灵们冷不冷,晚上会在哪里度过这寒冷的长夜。

查过资料,太平鸟生性不会在树洞和地洞做窝,每到冬季寒冷的夜晚,总是大群聚集在一起,个儿挨个儿相互取暖,抵御寒冷,同时还可以有效防范天敌的袭击。这让我少许心安。太平鸟不容易接近,警惕性很高,稍有异动便立即飞走。我很多都想用手机拍一张太平鸟的特写,也许脚下积雪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总不能让如意。

去年深秋时节,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久违的太平鸟了。心念一动时,眼前便似乎看见了,红瓦掩映,树影婆娑,一群美丽的太平鸟煽动双翅,落在缀满了累累果实的忍冬枝头。其中一只选中了最鲜红的一颗浆果,墨色的喙嵌着鲜红的浆果,相映成趣,尽显自然造化之美。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

太平鸟成为我对清纯的世界的一个念想,也成了心际天空一朵飘浮的云彩。